

闲暇时光

整理书柜,无意间发现数摞当今悄然淡出的小开本连环画——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《杨家将》、《东周列国故事》、《上海滩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霍元甲》、《爱迪生》、《人证》、《百万英镑》、《牛虻》和高尔基的三部曲《童年》、《我的大学》、《在人间》等近百册,有单行本,有成套的,其间有白描本、素描本、电影摄影本,那是“70后”儿子童年的“大餐”。

拣一册在手,翻阅张张陈旧的纸页,一抹或深或浅的折痕,催人思索,仿佛在回味自己的童年,顿生往事如烟的感叹。旧时的街景渐渐地在我眼前回放……

上世纪50年代,我居住在新闻路福康里,弄堂口的小人书摊是上海小囡开心之地,它把我们这群似懂非懂的孩子领进了不知有多奇妙的精神世界。那两扇门似的开合书架上插满已经不知被多少人翻阅旧得泛黄的“小人书”,有《七侠五义》等构图简朴,画法粗犷的武侠连环画,粗黑线条下的人物总是船上马下、刀戟生风,条条大汉凝重奔放,潇洒传神;还有《鸡毛信》、《抗联小战士》等战斗故事连环画,花上一二分钱可租阅一册,可是精明的摊主,常常把一本厚书分拆成薄薄的三册,分别用牛皮纸糊上封面,以便赚更多小钱。摊前那

“小人书”回味

个矮矮的乌黑油亮的长板凳,每天吸引了许多孩子在这里如痴如醉。看着书中的画,看着画中人物发生的故事,心中无比甜蜜。

《鸡毛信》,或许是我那时翻看次数最多的一本连环画。一个小男孩把一封信藏了又藏,揣在身上,藏在羊尾巴里,结果总是被伪军嫌疑而逮着,然后信又丢了,又回过头去找,费尽周折。看完以后,可不知为什么总有一种孤独的感觉。现在想来,可能跟作者刻画人物的笔法有关,书中用了十分简洁流畅的白描线条,一点没有赘笔,容易让小孩觉得空旷、感伤。在高尔基的《童年》里,捡垃圾的小混混们坐在木栏杆上忧伤又开心的画面,祖母和祖父争执着谁的水杯里茶叶放多了的构图,至今仍驻留心间。

“小人书”里有大情怀,从许多的连环画读物里,让我渐渐懂得了什么是美什么是丑,看出了人的忠奸,幼小的心灵在宁静悠闲中渐渐净化和升华,同时也体会了繁缛与简约、写意与白描的意韵。艺术都是相通的,在成人后的写作中,我得益匪浅。一篇散文,如同画面,哪些需要简约交代,哪些需要描画吟咏,哪些需要留下想象空间,都有讲究。与浓墨重彩相比,我更喜欢简洁流畅的线条。人生,在线条之中,几笔就完成了,根本

文 / 陈恩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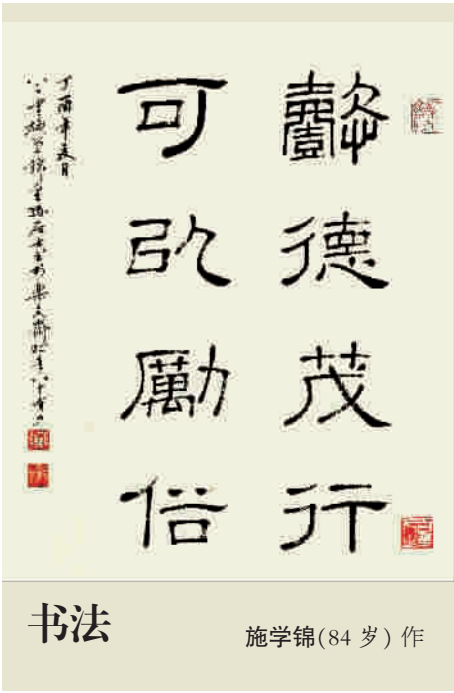
不用一遍一遍重复涂啊涂的。这是那个时代黑白线条的连环画给我留下的至深影响。

如今数字化的电玩时代,有些“小人书”,已经是动漫或三维立体绘画书了。描绘到鸟语花香时,会有做成花园和植物状的硬纸壳弹出来,还有小鸟“啾啾”地鸣,活灵活现。时代变了,科技的发达,弥补了画艺的不足,何况喜新厌旧是人类的天性,连环画已不可能卷土重来匹敌数字化的电玩时代,再次普及成“小人书”。也许正因为如此“过时”、“老旧”,如今连环画倒是可以登堂入室,作为某种“经典”艺术而珍藏。

香港散文大家董桥先生说过:“不会怀旧的社会注定沉闷、堕落,没有文化乡愁的心井注定是一口枯井。”我们怀旧是因为内心的纯净,还是因为弗洛伊德所说的人类死亡的本能;是对过去田园般的憧憬,还是对未来嘈杂的恐惧,也许兼而有之,也许什么都不是,也许怀旧就是人的本能。

瞧,“90后”的孙子正在客厅里聚精会神地看着他心爱的电子版《三国演义》呢!我相信他长大后若怀旧时,内容一定比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更丰富而多彩。

怀旧,一种回味,一种逸趣。



书法

施学锦(84岁)作

忆往昔

曾经的灶披间,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,留下过美好的记忆。对于多数人来讲,记忆的是锅碗瓢盆交响乐曲,体味的是油盐酱醋五味杂陈,感受的是邻里交往人情冷暖。而对我来说,留下的是另一番记忆。

仅仅半间灶披间,是我的婚房,在那间不足6平方米的空间里,三人世界生活了4年半,直至单位里福利分房,才搬了出来。现在每每回忆起这段往事,那时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了一些,却也不乏甜蜜的回味。

我曾经生活过的老西门唐家湾地区,是一片石库门的老式旧里,一个门牌号里住着10来户人家不在少数。我们30号里的灶披间,也不知从哪一年起,一半作灶披间,而另一半则成了住房。上世纪60年代中期,原先住的一位老房东搬走后,因为我家人多,经父母争取,房管所将半间灶披间分配给了我。当时我们家10口人住着10平方米的亭子间,9平方米的后厢房,以及不足5平方米的半间灶披间。

1988年,我准备结婚了。后厢房父母住着,亭子间住着大哥一家,姐妹们出嫁了,大哥和弟弟单位里分了

半间灶披间

房子,留给我的只有半间灶披间可作婚房。那时,我刚从安徽小三线八五钢厂回到上钢五厂,两家厂正处于磨合期,有些事务还是各管各的,譬如福利分房。因为我从八五钢厂回来时还是单身,没有分房资格;在上钢五厂又没纳入其分房体系。分房无望,只能蜗居半间灶披间。

半间灶披间要做婚房,我弟弟花费了不少心血。先是与隔壁29号里老肖的三儿子“铁头”联系,落实扩建的材料和施工人员。敲墙头,加屋顶,为了增加光照,在靠近花园弄一侧还“破墙开窗”,用了两个多星期时间。

施工结束了,我弟弟又请来了单位里的同事“小木匠”进行内装修。为了防潮,墙的周围做起了护墙板。水泥地重新做过,刷上油漆,做成了油漆地面。为了充分利用空间,还搭了一个“小阁楼”用作储物。小小的房间安了三盏灯,一只大的日光灯,一只靠近门的壁灯,还有一只在床上面“小阁楼”下面的吸顶灯。为了节约空间,门也做成了折叠式。

半间灶披间经过装修倒也小巧精致。一张床横放在房间的一角,但床边已经安放不下一只床头柜,只能

文 / 朱祖昌

横着放,门也只能开启三分之一。床头柜旁是一台蝴蝶牌缝纫机,这样床沿前面的空间大约只有20厘米的距离了,人只能侧身收腹,撅着屁股上下床。床的长度方向正好放一只三门五斗橱,进门的左边放了一张圆桌,圆桌与五斗橱之间正好放一张折椅。因为半间灶披间实在太小了,大橱、冰箱只能放在父母的房间里。

半间灶披间虽然小,我与爱人却也精心地呵护着。房间的布置以暖色调为主,大红的被面,紫红的窗帘,粉色的电视机套,半间灶披间充满了暖意。休息日,揩窗门是我的专利,我爱人把地面拖得干干净净的,还规定我进出房间必须换鞋。房间整理得整整齐齐、一尘不染,半间灶披间体现了我们对生活的态度。

闲暇时,我坐在床沿边,把缝纫机当作书桌,看书行文,我爱人坐在圆桌旁的折椅上打毛衣。儿子的出生增添了无限的欢乐,三口之家在半间灶披间里尽情地享受着天伦之乐。

我曾经问过我爱人,你怎么肯嫁给一个只有半间灶披间的我。她笑笑对我说,我嫁的是你呀,又不是半间灶披间。

上行下效

文 / 宋利

宝便开始为我准备鞋、小包和帽子。他虎头虎脑,看他趑趄起赶忙乎的样子,简直是看一场开心的喜剧。

朋友圈有人讲,祖孙关系是:肉包子打狗——有去无回。我看不见得,起码现在开心。

隔代亲

上了,书包他也要背。

有一天,我穿上外衣欲出,二宝撒开小腿跑到玄关处将我的鞋摆放好,然后找来我出门经常背的小包,小手指着衣架,不停地说“爷,帽,帽”。以后凡是我有穿外衣的动作,二

每天送大宝上幼儿园我和老伴分工明确,她给穿衣,我来送。

早七時半,我将大宝的鞋摆放到房门玄关处,然后一手拿着大宝的帽子,一手拎大宝的书包,站在门前,等待出发。这些动作,天天如此,绝不二样。有时,牙牙学语的二宝也会出来帮忙,但帮倒忙居多,刚刚摆放好的鞋瞬间被他拿走了,大宝的帽子他戴

快人快语

近日电视荧屏播过一则某中药广告,那头发花白的老妇因多年的腰腿病复发,痛苦而无奈地说:“哎,连小孙子都不让带了。”随后又说:“真是活受罪啊。”广告在揭示这位老太承受腰腿病痛折磨的同时,也无可避免地遭到不让带小孙子的情感打击。

我们这代老人,经历了各种生活的磨难,含辛茹苦把儿女拉扯大,好不容易他们一个个成了家,自己渐渐老去时,却又要承担起照料孙辈的重任,这在收入不高,一家三代甚至四代同吃一锅饭、进出同一扇门的窘迫年代,这样的现象也情有可原。如今,人们的收入提高了,住房宽敞了,日子好过了,儿女们也都独立了,特别是老人的基本生活与医疗有了保障后,老人本该安享晚年,却还要为孙辈操劳,一旦“连小孙子都不让带了”,就感到“活受罪”,未免可悲。

当看到母亲遭受病痛的折磨时,其儿子于心不忍,遂将孩子从父母身边接走,让母亲好生养病,别再操劳。这本是体恤老人的尽孝之举,作为老人应该高兴才是,孰料适得其反。

儿女成了家,有了孩子,有时难免也会遇到点困难,做父母的出手帮一把也是亲情所致,人之常情,但广告中的这位老妇,因“连小孙子都不让带了”感到“活受罪”,看来不是难得帮一把,而是有段时间了,对小孙子已有了很深的感情。要消除这样的“活受罪”,恐怕不单单是要将病治愈,还应让小孙子重新回到她的身边。殊不知,这样做的结果,将来受罪的便是她儿子与媳妇,还有她难以割舍的小孙子,这样的家庭悲剧我们并不少见。

在我看来,父母对儿女关爱过头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症结,对儿女的事总想一手包揽,似乎不这样就不尽职,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,其实大可不必。

俗话说:“儿孙自有儿孙福,莫为儿孙做牛马”。如今许多老人,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,观念的更新,不再把自己束缚在家庭和亲情中,而是把退休作为人生的第二春,抓住青春的尾巴,追求自己的梦想,这才是当今老人应有的生活理念。即便犯病,即便是亲人不在身边,怕也不会感到“活受罪”。

怎么就「活受罪」了呢？

文／钱红春



关注“新民银发社区”,就是关心自己,关心父母,关心父母的父母